

民族交往的语言表现： 新疆汉语同义句的可选择性及其社会差异

王 远 新

[提要] 同义句表达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彼此间的转换受多种因素制约。本文以新疆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为调查对象,探讨民族交往过程中新疆汉语同义句及相关构式和词项的选择及其社会差异。研究认为,同义句的选择不仅受不同语言变体句法结构制约,还与说话人社会特征、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有关。语序方面,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动宾结构和连动结构是优势语序,新疆汉语方言句法结构仍有一定活力。在普通话影响下,新疆汉语方言句法结构的使用出现式微迹象,同时,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句法结构在所有调查案例中均有一定活力,甚至在少数案例中是优势语序。新疆汉语表达方式多与汉语方言词、少数民族语言借词及特殊句法构式共现,说明新疆汉语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句法结构的影响。句法结构和特定构式及词项的选择,存在社会差异。在同一种语言变体中,句法结构和特定构式及词项相互制约,因此,可以将句法形式和语义结构置于相对稳定的框架,解释传统语法学难以解释的一些句法现象。双语双言人的同义句转换,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表现、变异分布和选择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说明句法系统的开放性。

[关键词] 民族交往 同义句 语序和句法构式 句法系统开放性

句子是交际单位,使用不同的句法结构表达同样的意义,可以形成“同义异构句”(简称“同义句”)。在民族交往和语言接触的背景下,双语双言人(含不熟练的双语双言人)同义句的选择更加多样。当双语双言人使用某种语言变体时,在语序选择和特定构式及词项的使用方面,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另一种语言变体的影响。不仅如此,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选择还受语言使用者社会属性的影响。

新疆是多民族、多语言地区,不同民族文化包容互鉴、语言相互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新疆地区的汉语方言(中原官话南疆片、兰银官话北疆片)与同方言其他片区、新疆普通话^①与普通话的句法结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序和特定句法构式及词项的选择上,而句法结构选择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与新疆境内突厥语族语言特别是维吾尔语的影响有关。新疆不同地区的民族分布及人口结构不同,不同语言和方言的社会地位、使用范围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语言态度有别,句法结构和特定句法构式及词项的选择也存在差异。本研究依

^① 新疆普通话指具有新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汉语特色的地方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有一定差异。

据 2006-2008 年在新疆 7 市 4 县 9 个调查点获得的 341 个调查样本^①，重点讨论新疆汉语（新疆普通话、新疆境内汉语方言）同义句和特定句法构式及词项使用的可选择性、社会差异及民族接触、文化互鉴、语言影响的特点，为语言接触在句法上的表现提供个案。

一 调查概况和研究目的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一对一访谈式问卷调查法、实地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语料，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 1 和表 2^②。

表 1 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 $n=341$ ，人/%）

性别		年龄段			受教育程度	
男	女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低学历组	高学历组
184/54.0	157/46.0	121/35.5	131/38.4	89/26.1	61/17.9	280/82.1

表 2 民族成分和出生地（ $n=341$ ，人/%）

民族成分						出生地		
汉族	维吾尔族	回族	哈萨克族	锡伯族	其他民族	当地	疆内	疆外
136/39.9	103/30.2	22/6.5	32/9.4	16/4.7	32/9.4	203/59.5	92/27.0	46/13.5

（二）调查项目

与普通话相比，新疆汉语句法结构的内部差异有多方面表现，其突出特点之一是语序和特定句法构式及词项受维吾尔语的影响。本调查主要涉及两类语序和特定句法构式及词项的 5 个案例 20 个句例：① SVO 和 SOV，即普通话是前者，维吾尔语是后者，新疆汉语也有大量 SOV 结构，此项调查包括 4 个典型案例；②连动和状动结构，前者与普通话结构相同或相近，后者是新疆汉语方言的典型结构，此项调查涉及 1 个典型案例。两类句法结构涉及陈述句（案例一和案例五）、祈使句（案例四为劝阻句）、问句（案例二和案例三为特指问句），及相应句式中的普通话和新疆汉语方言词语、维吾尔语借词以及相关句法构式。

^① 调查时间段为 2006-2008 年，涉及的语言变体和变异项与今日并无明显差异。9 个调查点调查对象主要涉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双语双言人，以公务人员为主，兼及城市社区居民，农牧民中的双语双言人较少，不在调查之列。调查对象中，公务人员：喀什地区行署 36 人、库尔勒市 42 人、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 29 人、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 27 人、吐鲁番市 44 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宗教事务局）38 人、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37 人（现已并入自治区教育厅）、新疆人民出版社 40 人，以及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明园社区居民 48 人，合计 341 人（南疆 78 人、北疆 56 人、东疆 44 人、乌鲁木齐市 48 人、自治区直属单位 115 人）。调查对象的年龄按调查时计。

^② 调查以公职人员为主，兼及社区民众，因此受教育程度“高学历组（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较高。为与公务人员年龄分组一致，将明园社区居民年龄分组合并为青年组（18 人）、中年组（16 人）和老年组（14 人）。民族成分中的“其他民族”（蒙古族 17 人、乌孜别克族 6 人、柯尔克孜族 4 人、满族 2 人、塔塔尔族 2 人、撒拉族 1 人）因分民族样本量小，统计时合并为“其他民族”。“出生地”中的“当地”指调查地所在市县，“疆内”指调查地之外的新疆其他地区，“疆外”指新疆之外的其他省区市。

调查项目详见表3^①。

表3 新疆汉语同义句案例

案例一, 结构: 例句 (构式和词项)	案例二, 结构: 例句 (构式和词项)	案例三, 结构: 例句 (构式和词项)	案例四, 结构: 例句 (构式和词项)	案例五, 结构: 例句 (构式和词项)
动宾结构[1]: 我买一公斤皮芽子(买……皮芽子)。	动宾结构[1]: 这个事情对我有啥好处(对我有……好处)?	动宾结构[1]: 他有几个巴郎子(有……巴郎子)?	动宾结构: 你不要生气(否定+生气)。	连动结构[1]: 他上街买东西去了(上街买)。
动宾结构[2]: 我买一公斤洋葱(买……洋葱)。	动宾结构[2]: 这个事情我跟前有啥好处(我跟前有……好处)?	动宾结构[2]: 他有几个男娃娃(有……男娃娃)?	特殊宾动结构: 你肚子不要胀(肚子胀+否定——离合形式)。	连动结构[2]: 他去巴扎尔买东西去了(去巴扎尔买)。
宾动结构 [1]: 我一公斤皮芽子买呢(皮芽子买)。	宾动结构[1]: 这个事情我跟前啥好处有呢(我跟前……好处有)?	宾动结构[3]: 他有几个男孩子(有……男孩子)?		状动结构[1]: 他街上买东西去了(街上买)。
宾动结构[2]: 我一公斤洋葱买呢(洋葱买)。	宾动结构[2]: 这个事情我跟前啥牌档子有呢(我跟前……牌档子有)?	宾动结构[1]: 他几个巴郎子有呢(巴郎子有)?		状动结构[2]: 他巴扎尔买东西去了(巴扎尔买)。
		宾动结构[2]: 他几个男娃娃有呢(男娃娃有)?		
		宾动结构[3]: 他几个男孩子有呢(男孩子有)?		

调查项目说明: ① 在试调查基础上, 选取5个典型同义句案例, 每个案例选择2-6个典型句法结构和特定句法构式及词项, 制成调查表。调查员采用一对一访谈式问卷调查法, 询问调查对象日常交际中的使用状况, 每个句法结构的使用均为多选题。② 根据工作单位(公务人员)、社区(普通民众)及调查对象的社会特征, 抽取新疆普通话和新疆汉语方言双言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双语人作为调查对象。数据分析包括同义句语序及特定句法构式和词项的使用及其与性别、年龄段、出生地、民族成分的关联。

二 不同语序和特定句法构式、词项的使用及其社会差异

(一) 案例一

1.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差异

语序使用率: 动宾结构[1] (94.7%) > 动宾结构[2] (14.4%) > 宾动结构[1] (9.1%) > 宾动结构[2] (1.5%)。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 (54.6%) 远高于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 (5.3%), 有

^① 新疆汉语中的维吾尔语借词包括音译词“巴郎子”(balinjiz “男孩子、儿子、小伙子” <bala “孩子、儿子” + njiz “尊称第二人称领属成分”)、意译词“肚子胀”(“生气、憋气”: qo(r)saq kəpif “腹胀”, 主谓短语); 维吾尔语从其他语言借入的词, 如“巴扎尔”(bazar “集市”)、“牌档子”(pajdenjiz “利益、好处、油水” <pajda “利益、好处” + njiz “尊称第二人称领属成分”)、“皮芽子”(pijaz “洋葱”)。由于这类词是新疆汉语从维吾尔语借入, 本文也将其看作维吾尔语借词。

6个调查点无人使用宾动结构[2]。汉语方言特别是兰银官话北疆片典型句法结构是SOV，但在该案例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这与多数调查对象的工作性质和普通话水平以及对汉语方言的评价不高有关。自治区民委、自治区民语委、新疆人民出版社等语言文字管理和使用单位调查对象的SOV结构使用率很低，无人使用宾动结构[2]。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疆汉语方言SOV结构式微的迹象、普通话SVO结构的优势地位及调查对象对普通话结构的认同度。特定构式和词项^①：同为动宾结构，带“皮芽子”的动宾结构[1]使用率（94.7%）占绝对优势，远高于带“洋葱”的动宾结构[2]使用率（14.4%）；同为宾动结构，带“皮芽子”的宾动结构[1]使用率（9.1%）高于带“洋葱”的宾动结构[2]（1.5%）。无论动宾还是宾动结构，带“皮芽子”构式使用率均占优势；带“洋葱”构式的使用率不高，在宾动结构[2]中的使用率最低。这说明带“皮芽子”的构式在新疆汉语中根深蒂固，不会轻易被带“洋葱”的构式所取代。

2.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使用的社会差异

(1) 性别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女性（96.2%）>男性（94.6%）；动宾结构[2]：女性（16.6%）>男性（12.5%）；宾动结构[1]：男性（9.8%）>女性（8.3%）；宾动结构[2]：女性（1.9%）>男性（1.1%）。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女性（56.4%）>男性（53.6%）；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男性（5.5%）>女性（5.1%）。4种结构使用率的性别差异不大，但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与普通话相同的动宾结构，男性汉语方言宾动结构使用率高于女性。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皮芽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女性（52.3%）>男性（52.2%）；带“洋葱”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男性=女性（各9.3%）。即特定构式和词项的选择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

(2) 年龄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老年组（97.8%）>中年组（94.7%）>青年组（92.6%）；动宾结构[2]：老年组（15.7%）>中年组（14.5%）>青年组（12.4%）；宾动结构[1]：中年组（9.9%）>青年组（9.1%）>老年组（7.9%）；宾动结构[2]：中年组（2.3%）>老年组（1.1%）>青年组（0.8%）。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56.8%）>中年组（54.6%）>青年组（52.5%）；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中年组（6.1%）>青年组（5.0%）>老年组（4.5%）。4种结构的使用均存在年龄差异：动宾结构使用率老年组最高，青年组最低；宾动结构使用率中年组最高，老年组最低。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皮芽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52.9%）>中年组（52.3%）>青年组（50.9%）；带“洋葱”构式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中年组（各8.4%）>青年组（6.6%）。老年组使用带“皮芽子”和“洋葱”构式的比例均最高，说明其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

(3) 出生地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疆内（95.7%）>当地（94.6%）>疆外（93.5%）；动宾结构[2]：疆外（26.1%）>疆内（17.4%）>当地（10.3%）；宾动结构[1]：疆外（10.9%）>疆内（9.8%）>当地（8.4%）；宾动结构[2]：疆外（4.3%）>疆内（1.1%）>当地（1.0%）。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疆外（59.8%）>疆内（56.6%）>当地（52.5%）；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疆外（7.6%）>疆内（5.5%）>当地（4.7%）。4种句法结构平均使用率均为疆外出生调查对象高于疆内和调查地出生调查对象，说明其语序选择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皮芽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疆内（52.8%）>疆外（52.2%）>当地（51.5%）；带“洋葱”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疆外（15.2%）>疆内（9.3%）>当地（5.7%）。疆内和当地出生调查对象使用带“皮芽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为52.2%，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使用率持平，说明该构式和

^① 词项平均使用率的计算方法：调查点使用样本的合计除以调查点个数，再除以词项数。下同。

词项已被疆外出生调查对象普遍接受；疆外出生调查对象带“洋葱”构式的平均使用率明显高于新疆出生调查对象，说明其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

(4) 民族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锡伯族(100%)>汉族(97.8%)>哈萨克族=其他民族(各96.9%)>维吾尔族(93.2%)>回族(72.7%)，平均使用率92.9%。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91.9%)；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明显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96.8%)。动宾结构[2]：回族(27.3%)>锡伯族(18.8%)>其他民族(15.6%)>维吾尔族(14.6%)>汉族(12.5%)>哈萨克族(9.4%)，平均使用率16.4%。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7.1%)；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4.6%)。宾动结构[1]：哈萨克族(18.8%)>锡伯族(12.5%)>维吾尔族(10.7%)>汉族(7.4%)>回族(4.5%)>其他民族(3.1%)，平均使用率9.5%。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9.9%)；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明显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1.3%)。宾动结构[2]：回族(4.5%)>维吾尔族(1.9%)>汉族(1.5%)>哈萨克族=锡伯族=其他民族(0)，平均使用率1.3%。汉族使用率略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3%)；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0.5%)。动宾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锡伯族(59.4%)>其他民族(56.3%)>汉族(55.2%)>维吾尔族(53.9%)>哈萨克族(53.2%)>回族(50.0%)。宾动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哈萨克族(9.4%)>维吾尔族=锡伯族(各6.3%)>汉族=回族(各4.5%)>其他民族(1.6%)。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皮芽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50.4%，分民族平均使用率哈萨克族(57.9%)>锡伯族(56.3%)>汉族(52.6%)>维吾尔族(52.0%)>其他民族(50.0%)>回族(38.6%)；带“洋葱”构式的平均使用率8.9%，分民族平均使用率回族(15.9%)>锡伯族(9.4%)>维吾尔族(8.3%)>其他民族(7.8%)>汉族(7.0%)>哈萨克族(4.7%)。哈萨克族和锡伯族带“皮芽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较高，回族和锡伯族带“洋葱”构式的平均使用率较高，说明锡伯族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

(二) 案例二

1.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差异

语序使用率：动宾结构[1](86.8%)>宾动结构[2](24.6%)>动宾结构[2](7.9%)>宾动结构[1](5.9%)。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47.4%)明显高于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15.3%)。特定构式和词项：同为动宾结构，与普通话相近的“对我有……好处”构式的动宾结构[1]使用率，明显高于汉语方言构式“我跟前有……好处”的动宾结构[2]；宾动结构均为汉语方言表达方式，平均使用率较低，但带借词“牌档子”的宾动结构[2]使用率并不低(24.6%)。

2.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使用的社会差异

(1) 性别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女性(88.5%)>男性(85.3%)；动宾结构[2]：男性(8.2%)>女性(7.6%)；宾动结构[1]：男性(6.0%)>女性(5.7%)；宾动结构[2]：男性(29.9%)>女性(19.1%)。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女性(48.1%)>男性(46.8%)；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男性(18.0%)>女性(12.4%)。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与普通话相近的动宾结构，男性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明显高于女性。特定构式和词项：普通话“对我有……好处”构式的平均使用率女性(88.5%)>男性(85.3%)；汉语方言构式“我跟前……好处/牌档子(有)”和借词“牌档子”的平均使用率男性(14.7%)>女性(10.8%)。与普通话相近的构式和词项使用率女性略高于男性，带“牌档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男性高于女性。

(2) 年龄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青年组(90.1%)>老年组(85.4%)>中年组(84.7%)；动宾结构[2]：老年组(9.0%)>中年组(7.6%)>青年组(7.4%)；宾动结构[1]：中年组(10.7%)>青年组(3.3%)>老年组(2.2%)；宾动结构[2]：老年组(29.2%)>中年组(24.4%)>青年组(21.5%)。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青年组(48.8%)>老年组(47.2%)>中年组(46.2%)；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中年组(17.6%)>老年组(15.7%)>青年组(12.4%)。青年组更倾向于使用动宾结构，宾动结构使用率最低。特定构式和词项：普通话“对我有……好处”构式的平均使用率青年组(90.1%)>老年组(85.4%)>中年组(84.7%)；汉语方言构式“我跟前……好处/牌档子(有)”和借词“牌档子”的平均使用率中年组(14.2%)>老年组(13.5%)>青年组(10.7%)。青年组更倾向于使用与普通话相近的构式和词项，中老年组使用带借词构式的比例高于青年组。

(3) 出生地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疆外(89.1%)>当地(88.2%)>疆内(84.8%)；动宾结构[2]：当地(8.4%)>疆内(7.6%)>疆外(6.5%)；宾动结构[1]：当地(10.0%)>疆内(6.5%)>疆外(4.3%)；宾动结构[2]：当地(25.1%)>疆内=疆外(各23.9%)。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当地(48.3%)>疆外(47.8%)>疆内(46.2%)；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当地(17.6%)>疆内(15.2%)>疆外(14.1%)。疆外出生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使用与普通话相近的句法结构，疆内和当地出生调查对象汉语方言句法结构的使用率高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特定构式和词项：普通话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疆外(89.1%)>当地(88.2%)>疆内(84.8%)，新疆出生调查对象平均使用率(86.5%)略低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带“牌档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当地(25.1%)>疆内=疆外(各23.9%)。与普通话相近的句法结构，疆外出生调查对象使用率高于新疆出生调查对象；方言句法结构(含借词词项)，新疆出生调查对象高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

(4) 民族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锡伯族(100%)>汉族(91.2%)>哈萨克族(87.5%)>回族(86.4%)>维吾尔族(82.5%)>其他民族(75.0%)，平均使用率87.1%。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6.3%)；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基本持平(86.3%)。动宾结构[2]：哈萨克族(18.8%)>回族(9.1%)>汉族(8.1%)>锡伯族(6.3%)>维吾尔族(5.8%)>其他民族(3.1%)，平均使用率8.5%。汉族使用率略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6%)；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5%)。宾动结构[1]：回族(13.6%)>哈萨克族=锡伯族(各12.5%)>其他民族(9.4%)>汉族(7.4%)>维吾尔族(4.9%)，平均使用率10.1%。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0.6%)；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9.8%)。宾动结构[2]：锡伯族(50.0%)>维吾尔族(27.2%)>汉族(25.0%)>哈萨克族(18.8%)>其他民族(15.6%)>回族(13.6%)，平均使用率25.0%。汉族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持平(25.0%)；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明显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27.9%)。动宾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哈萨克族=锡伯族(各53.2%)>汉族(49.7%)>回族(47.8%)>维吾尔族(44.2%)>其他民族(39.1%)；宾动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锡伯族(31.3%)>汉族(16.2%)>维吾尔族(16.1%)>哈萨克族(15.7%)>回族(13.6%)>其他民族(12.5%)。锡伯族和汉族4种结构平均使用率均较高，说明其句法结构选择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牌档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20.8%，分民族平均使用率锡伯族(50.0%)>维吾尔族(27.2%)>汉族(25.0%)>哈萨克族(18.8%)>其他民族(15.6%)>回族(13.6%)；带“好处”构式的平均使用率35.2%，

分民族平均使用率锡伯族(39.6%)>回族(36.4%)>哈萨克族(35.9%)>汉族(35.6%)>维吾尔族(31.1%)>其他民族(29.2%)。带“好处”构式的平均使用率高于带“牌档子”构式的平均使用率,锡伯族和维吾尔族带借词构式的使用率较高,锡伯族和回族使用带普通话词项的构式比例较高。

(三) 案例三

1.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差异

语序使用率:动宾结构[3](62.8%)>动宾结构[1](41.9%)>动宾结构[2](27.6%)>宾动结构[2](12.3%)>宾动结构[1](7.6%)>宾动结构[3](4.7%)。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44.1%,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8.2%。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男孩子”动宾和宾动结构的平均使用率33.8%,带“巴郎子”动宾和宾动结构的平均使用率49.6%,带“男娃娃”动宾和宾动结构的平均使用率20.0%。3种动宾结构中,带“男孩子”的动宾结构[3]使用率最高,其次是带“巴郎子”的动宾结构[1],带“男娃娃”的动宾结构[2]使用率最低;3种宾动结构相反。这说明,方言句法结构与方言词和借词的同现率更高。

2.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使用的社会差异

(1) 性别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男性(46.7%)>女性(36.3%);动宾结构[2]:女性(31.2%)>男性(24.5%);动宾结构[3]:女性(65.6%)>男性(60.3%);宾动结构[1]:男性(8.2%)>女性(7.0%);宾动结构[2]:女性(12.7%)>男性(12.0%);宾动结构[3]:女性(4.5%)>男性(4.3%)。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女性(44.4%)>男性(43.8%);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男性(8.2%)>女性(8.1%)。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明显高于宾动结构,且性别差异不显著,其中女性使用动宾结构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宾动结构的使用率男性略高于女性。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男孩子”构式的使用率女性(35.1%)>男性(32.3%);带“男娃娃”构式的使用率女性(22.0%)>男性(18.3%);带“巴郎子”构式的使用率男性(27.5%)>女性(21.7%)。女性使用带普通话和方言词构式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性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比例高于女性。

(2) 年龄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老年组(48.3%)>青年组(42.1%)>中年组(37.4%);动宾结构[2]:老年组(34.8%)>青年组(28.9%)>中年组(19.1%);动宾结构[3]:老年组(68.5%)>中年组(65.6%)>青年组(55.4%)。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50.5%)>青年组(42.1%)>中年组(40.7%)。宾动结构[1]:老年组(23.6%)>中年组(21.4%)>青年组(10.7%);宾动结构[2]:青年组(14.0%)>中年组(13.7%)>老年组(13.5%);宾动结构[3]:老年组(6.7%)>中年组(5.3%)>青年组(3.3%)。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14.6%)>中年组(13.5%)>青年组(9.3%)。动宾和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均高于中年组和青年组,说明其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男孩子”构式的使用率老年组(37.6%)>中年组(35.5%)>青年组(29.4%);带“男娃娃”构式的使用率老年组(24.2%)>青年组(21.5%)>中年组(16.4%);带“巴郎子”构式的使用率老年组(36.0%)>中年组(29.4%)>青年组(26.4%)。老年组使用普通话词、方言词、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均高于中年组和青年组,中年组使用普通话和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高于青年组,青年组使用方言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高于中年组。这说明,老年组特定构式和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

(3) 出生地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 疆外(54.3%)>当地(44.3%)>疆内(30.4%); 动宾结构[2]: 疆内(30.4%)>当地(28.1%)>疆外(19.6%); 动宾结构[3]: 疆外(67.4%)>疆内(64.1%)>当地(61.1%)。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 疆外(47.1%)>当地(44.5%)>疆内(41.6%)。宾动结构[1]: 疆外(8.7%)>疆内(7.6%)>当地(7.4%); 宾动结构[2]: 疆外(26.1%)>当地(11.8%)>疆内(6.5%); 宾动结构[3]: 疆内(5.4%)>当地(4.9%)>疆外(2.2%)。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 疆外(12.3%)>当地(8.0%)>疆内(6.5%)。动宾和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疆外出生调查对象均高于当地和疆内出生调查对象,说明其特定构式和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男孩子”构式的使用率疆内=疆外(各34.8%)>当地(33.0%);带“男娃娃”构式的使用率疆外(22.9%)>当地(19.9%)>疆内(18.5%);带“巴郎子”构式的使用率疆外(31.5%)>当地(25.9%)>疆内(19.0%)。疆外出生调查对象使用普通话词、方言词、借词构式平均比例均高于疆内和当地出生调查对象,当地出生调查对象使用方言词和借词构式平均比例高于疆内出生调查对象,疆内出生调查对象使用带普通话词项构式平均比例高于当地出生调查对象。这说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

(4) 民族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1]: 回族(63.6%)>汉族(58.8%)>哈萨克族(34.4%)>维吾尔族(26.2%)>其他民族(25.0%)>锡伯族(18.8%),平均使用率37.8%。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33.6%);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26.1%)。动宾结构[2]: 维吾尔族(28.2%)>回族(27.3%)>汉族(26.5%)>锡伯族(25.0%)>哈萨克族(18.8%)>其他民族(9.4%),平均使用率22.5%。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21.7%);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20.4%)。动宾结构[3]: 哈萨克族(84.4%)>回族(68.2%)>其他民族(65.6%)>汉族(64.0%)>维吾尔族(59.2%)>锡伯族(12.5%),平均使用率59.0%。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58.0%);少数民族中,哈萨克族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51.4%)。宾动结构[1]: 汉族(9.6%)>哈萨克族(9.4%)>回族(9.1%)>维吾尔族(5.8%)>锡伯族=其他民族(0),平均使用率5.7%。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4.9%);少数民族中,哈萨克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3.7%)。宾动结构[2]: 回族(27.3%)>汉族(19.9%)>哈萨克族(9.4%)>维吾尔族(8.7%)>锡伯族(6.3%)>其他民族(0),平均使用率11.9%。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0.3%);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6.1%)。宾动结构[3]: 哈萨克族(9.4%)>维吾尔族(5.8%)>回族(4.5%)>汉族(4.4%)>锡伯族=其他民族(0),平均使用率4.0%。汉族使用率略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3.9%);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3.8%)。动宾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 回族(53.0%)>汉族(49.8%)>哈萨克族(45.9%)>维吾尔族(37.9%)>其他民族(33.3%)>锡伯族(18.8%); 宾动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 回族(13.6%)>汉族(11.3%)>哈萨克族(9.4%)>维吾尔族(6.8%)>锡伯族(2.1%)>其他民族(0)。动宾和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均为回族和汉族最高,说明其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男孩子”构式的使用率哈萨克族(28.0%)>回族(25.6%)>汉族(22.5%)>其他民族(21.0%)>维吾尔族(19.5%)>锡伯族(12.5%);带“男娃娃”构式的使用率锡伯族(33.3%)>汉族(14.3%)>回族(13.0%)>维吾尔族(12.6%)>哈萨克族(11.7%)>其他民族(4.9%);带“巴郎子”构式的使用率汉族(22.2%)>锡伯族(20.8%)>

回族(15.0%)>哈萨克族(13.2%)>维吾尔族(12.8%)>其他民族(4.8%)。哈萨克族和回族使用带普通话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维吾尔族和锡伯族的平均使用率较低;锡伯族和汉族使用带方言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的平均使用率较低;汉族和锡伯族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平均使用率较低。

(四) 案例四

1.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差异

总体而言,与普通话相同的动宾结构平均使用率(87.4%)高于汉语方言特殊宾动结构的使用率(58.9%)。两种结构平均使用率为73.2%,使用率均较高。特定构式和词项:带普通话词项“生气”构式的平均使用率高于带借词“肚子胀”否定离合词构式的使用率。

2.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使用的社会差异

(1) 性别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女性(91.7%)>男性(83.7%);特殊宾动结构:男性(67.4%)>女性(49.0%)。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语序及构式和词项,男性使用方言语序及构式和词项的比例高于女性。

(2) 年龄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老年组(89.9%)>中年组(87.0%)>青年组(86.0%);特殊宾动结构:青年组(60.3%)>老年组(59.6%)>中年组(57.3%)。两种结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74.8%)>青年组(73.2%)>中年组(72.2%),年龄差异不显著。

(3) 出生地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疆外(91.3%)>疆内(89.1%)>当地(85.7%);特殊宾动结构:疆外(65.2%)>当地(59.1%)>疆内(55.4%)。两种结构的平均使用率:疆外(78.3%)>当地(72.4%)>疆内(72.3%),疆外出生调查对象使用两种结构的比例均高于当地和疆内出生调查对象,说明其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

(4) 民族差异。语序方面,动宾结构:锡伯族(100%)>哈萨克族=其他民族(各90.6%)>汉族(88.2%)>回族(77.3%)>维吾尔族(73.8%),平均使用率86.8%。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6.5%);少数民族中,锡伯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3.1%),维吾尔族使用率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9.6%)。特殊宾动结构:回族(68.2%)>汉族(65.4%)>其他民族(59.4%)>维吾尔族(58.3%)>哈萨克族(46.9%)>锡伯族(18.8%),平均使用率52.8%。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50.3%);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45.9%),锡伯族使用率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58.2%)。总体而言,锡伯族动宾结构使用率最高,维吾尔族最低;回族特殊宾动结构使用率最高,锡伯族最低。特定构式和词项:带“生气”构式的使用率锡伯族(50.0%)>汉族(45.3%)>其他民族(43.8%)>维吾尔族(43.1%)>回族(41.7%)>哈萨克族(40.3%);带“肚子胀”否定离合词构式的使用率汉族(31.9%)>回族(31.1%)>维吾尔族(29.0%)>哈萨克族(23.7%)>锡伯族(19.8%)>其他民族(10.7%)。锡伯族和汉族使用带普通话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汉族和回族使用带方言特色词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

(五) 案例五

1.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差异

语序方面:连动结构[1](85.9%)>连动结构[2](29.0%)>状动结构[1](16.7%)>状动结构[2](7.3%)。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连动结构平均使用率(57.5%)明显高于方言状动结构的平均使用率(12.0%)。特定构式和词项:两种连动结构中,带“上街”的连动结构[1]使用率远高于带“去巴扎尔”的连动结构[2];状动结构使用率较低,其中带“巴扎尔”的状

动结构[2]使用率最低。从借词使用看，“巴扎尔”平均使用率（18.2%）明显低于汉语词语（“上街”和“街上”）的平均使用率（51.3%）。

2.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使用的社会差异

（1）性别差异。语序方面，连动结构[1]：女性（87.3%）>男性（84.8%）；连动结构[2]：男性（31.0%）>女性（26.8%）；状动结构[1]：男性（18.5%）>女性（13.4%）；状动结构[2]：女性（8.9%）>男性（6.0%）。连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男性（57.9%）>女性（57.1%）；状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男性（12.3%）>女性（11.2%）。连动和状动结构平均使用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说明男性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带“巴扎尔”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男性（18.5%）>女性（17.9%）；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男性（51.7%）>女性（50.4%）。带汉语和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使用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说明男性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

（2）年龄差异。语序方面，连动结构[1]：青年组（90.9%）>中年组（85.5%）>老年组（79.8%）；连动结构[2]：老年组（32.6%）>中年组（32.1%）>青年组（22.3%）；状动结构[1]：老年组（21.3%）>中年组（16.0%）>青年组（12.4%）；状动结构[2]：老年组（11.2%）>中年组（6.1%）>青年组（5.8%）。连动结构平均使用率：中年组（58.8%）>青年组（56.6%）>老年组（56.2%）；状动结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16.3%）>中年组（11.1%）>青年组（9.1%）。中青年组更倾向于使用连动结构，老年组方言句法结构的使用率高于中青年组。特定构式和词项：带“巴扎尔”构式的平均使用率老年组（21.9%）>中年组（19.1%）>青年组（14.1%）；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使用率青年组（51.7%）>中年组（50.8%）>老年组（50.6%）。带借词词项构式平均使用率老年组高于中青年组，带汉语词项构式平均使用率中青年组高于老年组。

（3）出生地差异。语序方面，连动结构[1]：疆外（89.1%）>当地（86.7%）>疆内（84.8%）；连动结构[2]：疆内（38.0%）>当地（28.6%）>疆外（13.0%）；状动结构[1]：当地（16.7%）>疆内（16.3%）>疆外（13.0%）；状动结构[2]：当地（8.9%）>疆内（5.4%）>疆外（4.3%）。连动结构平均使用率：疆内（61.4%）>当地（57.7%）>疆外（51.1%）；状动结构平均使用率：当地（12.8%）>疆内（10.9%）>疆外（8.7%）。疆外出生调查对象连动和状动结构的使用率均低于新疆出生调查对象。特定构式和词项：带“巴扎尔”构式的平均使用率疆内（21.7%）>当地（18.8%）>疆外（8.7%）；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使用率当地（51.7%）>疆外（51.1%）>疆内（50.6%）。新疆出生调查对象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明显高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使用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疆外和新疆出生调查对象基本持平（51.2%>51.1%），说明新疆出生调查对象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

（4）民族差异。语序方面，连动结构[1]：锡伯族（100%）>其他民族（96.9%）>回族（90.9%）>汉族（77.9%）>哈萨克族（75.0%）>维吾尔族（73.8%），平均使用率 85.8%。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7.3%）；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86.4%）。连动结构[2]：锡伯族（43.8%）>维吾尔族（38.8%）>哈萨克族（34.4%）>其他民族（28.1%）>汉族（21.3%）>回族（9.1%），平均使用率 29.3%。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30.8%）；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明显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36.3%）。状动结构[1]：维吾尔族（19.4%）>哈萨克族（18.8%）>回族（18.2%）>汉族（13.2%）>锡伯族=其他民族（各 12.5%），平均使用率 13.0%。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6.3%）；少数民族中，回族使用率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15.8%）。状动结构[2]：回族（18.2%）>维吾尔族（8.7%）>汉族（8.1%）>锡伯族（6.3%）>哈萨克族=其他民族

(0), 平均使用率 6.9%。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 (6.6%); 少数民族中, 回族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 (3.8%)。连动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 锡伯族 (71.9%) > 其他民族 (62.5%) > 维吾尔族 (56.3%) > 哈萨克族 (54.7%) > 回族 (50.0%) > 汉族 (49.6%); 状动结构分民族平均使用率: 回族 (18.2%) > 维吾尔族 (14.1%) > 汉族 (10.7%) > 哈萨克族=锡伯族 (各 9.4%) > 其他民族 (6.3%)。锡伯族连动结构平均使用率最高, 回族状动结构平均使用率最高。特定构式和词项: 带“巴扎尔”构式的平均使用率锡伯族 (25.0%) > 维吾尔族 (20.4%) > 哈萨克族 (16.4%) > 汉族 (14.5%) > 其他民族 (11.9%) > 回族 (11.1%); 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使用率其他民族 (59.5%) > 汉族 (53.8%) > 回族 (53.3%) > 维吾尔族 (49.0%) > 锡伯族 (39.6%) > 哈萨克族 (32.7%)。锡伯族和维吾尔族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高于其他民族, 其他民族和汉族使用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高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三 结 论

5 个案例 20 个句例中, SVO 结构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 SOV 结构 (含特殊宾动结构) 是新疆汉语方言尤其是兰银官话北疆片典型的句法结构, 与维吾尔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结构一致或大体一致; 连动结构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 状动结构是新疆汉语方言的典型结构。

(一)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特点

1. 语序特点

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动宾结构是优势语序, 新疆汉语方言句式仍有一定活力。这一方面说明, 在普通话持续影响下, 新疆汉语方言特色句法结构有式微迹象, 如案例一 (陈述句)、案例三 (问句) 和案例五 (陈述句, 连动/状动结构); 另一方面, 通常认为的新疆汉语方言特别是兰银官话北疆片 SOV 的句法特点, 虽在多数案例中总体使用率不高, 但在所有调查案例中均有一定使用率, 在少数案例中甚至是优势语序。与之相应, 新疆汉语方言特殊句式多与新疆汉语方言词、维吾尔语借词及相关构式共现, 说明典型的新疆汉语方言句法结构及相关词项和方言构式, 仍是“民一汉”双语人和“普一方”双言人的重要选项。与此相关, 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句法结构与普通话词语的同现率成正比, 典型方言句法结构与汉语方言词和借词的同现率亦成正比, 说明句法结构与相关构式和词项具有相互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还表现在, 句法结构使用多样化的社会群体, 其相关构式和词项的选择也具有多样性。

2. 特定构式和词项的使用特点

特定构式和词项的选择会制约语序使用特点。总体而言, 与汉语 (新疆汉语方言和新疆普通话) 相关构式和词项的使用率, 高于带借词词项构式的使用率, 尤其是案例二 (好处 > 牌档子)、案例四 (生气 > 肚子胀)、案例五 (上街/街上 > 去巴扎尔)。案例四中, 虽有 8 个调查点带普通话词项“生气”的动宾结构使用率高于带借词词项“肚子胀”的构式, 但有 1 个调查点特殊宾动结构的使用率达 92.9%, 高于动宾结构使用率 (52.4%)。案例一中, 无论动宾还是宾动结构, 带借词词项“皮芽子”构式的使用率均高于带普通话词项“洋葱”构式的使用率, 且构式和词项的选择几乎不存在社会差异。这是构式和词项选择制约语序使用的典型例证, 说明带“皮芽子”词项的构式在新疆汉语中已根深蒂固, 不会轻易被带“洋葱”词项的构式所取代。案例三的 3 种动宾结构使用率: 男孩子 (普通话词项) > 巴郎子 (借词词

项) > 男娃娃(方言词项), 相关构式的选择同上; 3种典型的新疆汉语方言宾动结构中, 词项和构式的选择顺序相反, 说明方言特色词(借词和方言词)及构式的使用与语序选择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在新疆汉语特色句法结构即不同的宾动和状动结构中, 借词词项及构式使用率: 肚子胀(58.9%) > 牌档子(24.6%) > 皮芽子(9.1%) > 巴郎子(7.6%) > 巴扎尔(7.3%)。另一项借词使用的调查(王远新 2021)表明, 上述维吾尔语借词在日常交际中出现频率都很高, 使用率与上述排序相反。这进一步证明, 词项及构式的选择与语序使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制约性。

(二) 语序及特定构式和词项使用受不同社会变量影响

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性别、年龄、出生地、民族成分)会影响句法结构及词项的选择, 有时是单项因素起作用, 有时是多项因素综合起作用。

1. 性别差异

总体而言, 句法结构及词项选择的性别差异主要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句法结构, 男性使用汉语方言句法结构的比例高于女性。与之相应, 女性使用带普通话词项及相关构式的比例高于男性, 男性使用带借词或汉语方言词构式的比例高于女性。如果同时涉及普通话词、汉语方言词、借词3类词项及相关构式, 女性使用普通话和汉语方言词项构式的比例高于男性, 男性使用借词和汉语方言词项构式的比例高于女性。二是男性句法结构的选择比女性更加多样。

2. 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组的语序使用率各有交叉, 老年组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4个动宾结构案例中, 案例一、三、四老年组平均使用率最高, 案例二青年组平均使用率最高。带“洋葱”和“皮芽子”词项的动宾结构使用率均为青年组最低, 带“巴郎子”“男娃娃”“男孩子”词项的动宾结构使用率均为老年组最高, 案例二和案例四句法构式和词项不同年龄组的使用率各有交叉。4个宾动结构案例中, 案例一中年组宾动结构使用率最高, 案例二两种宾动结构不同年龄组使用率各有交叉, 案例三老年组使用率高于中青年组, 案例四老年组更多使用动宾结构, 青年组更多使用特殊宾动结构。案例五两种连动结构使用率各有交叉, 两种状动结构使用率均为老年组最高。

3. 出生地差异

总体而言, 新疆出生调查对象使用汉语方言表达方式的比例高于疆外出生调查对象; 疆外出生调查对象语序结构及相关构式和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

4. 民族差异

不同民族各类句法结构的使用率互有交叉。案例一4种结构中, 动宾结构[1]汉族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 动宾结构[2]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宾动结构[1]汉族使用率低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 宾动结构[2]汉族使用率略高于少数民族平均使用率。锡伯族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比例较高, 且词项的选择更加多样。案例二4种结构中, 锡伯族和哈萨克族分别使用两种动宾结构的平均比例较高, 回族和锡伯族分别使用两种宾动结构的平均比例较高, 锡伯族和汉族4种结构的平均使用率均较高, 句法结构的选择更加多样; 锡伯族和维吾尔族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比例较高。案例三6种结构中, 动宾和宾动结构平均使用率均为回族和汉族最高, 其句法结构的选择也更加多样。特定构式和词项方面, 哈萨克族和回族使用带普通话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 锡伯族和汉族使用带方言词项构式的平

均比例较高,汉族和锡伯族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案例四2种结构中,锡伯族使用动宾结构的比例最高,回族使用特殊宾动结构的比例最高。锡伯族和汉族使用带普通话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汉族和回族使用带方言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案例五4种结构中,锡伯族使用连动结构的平均比例最高,回族使用状动结构的平均比例最高。锡伯族和维吾尔族使用带借词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汉族使用带汉语词项构式的平均比例较高。

(三) 结论的针对性及价值

第一,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以双语双言公务人员为主、城市居民为辅,未涉及汉语普及率不高的农牧区调查对象。公务人员、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和普通话程度较高,样本量占比较大,因此,调查结论主要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双语双言人代表性。公务人员的语言使用具有引领社会语言使用的特点,调查结论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新疆汉语同义句使用的发展趋势。

第二,本项调查的另一个子项目“新疆不同类型社区和群体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王远新 2009-2018)表明,无论城镇还是农牧区,无论公务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调查对象对普通话的评价和认同度普遍高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近年来,随着普通话推广力度的加大,调查对象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更高,对国家通用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是新疆各民族交往程度不断加深的体现。本项调查结论表明,新疆汉语同义句及其转换的普遍性,体现了语言变体和变异项目选择的多样性。

第三,同义句表达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双语双言人的语码转换现象尤其普遍。同义句转换除受语言使用者社会特征(性别、年龄、出生地、民族成分)和交际因素(交际场合、交际话题和对象)影响,还受语言资源、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社会地位和实用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语言态度、语言认同影响,这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

第四,同一种语言变体中,句法结构以及词项的选择相互制约。这种制约作用可以将句法形式和语义结构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内,解释传统语法学难以解释的一些现象。双语双言人的同义句转换,以及不同社会特征说话人的语言表现、语言变异项的分布及其选择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说明句法系统的开放性,而双语双言人的同义句转换、句法系统的开放性又都与语言的深度接触、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有关。

参考文献

- 王远新. 2009-2018.《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使用情况及语序特点调查》,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3:79-123, 5:39-74, 6:47-81, 9:101-151, 10:51-110, 11:129-174, 12:174-216, 13:33-64, 14:27-62),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王远新. 2021.《民族交往的语言表现: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使用研究》,《民族语文》第4期。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Selectability and Social Variations of Synonymous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Varieties of Xinjiang

WANG Yuanxin

[Abstract] Synonymous sentences express identical or similar meanings, and many fac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non-isomorphic synonymous sentences.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our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areas and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Xinjiang, we explore the choices of synonymous sentence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and lexical items in the Chinese variety spoken in Xinjiang as well as the social variation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rac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selection of synonymous sentences is not only restricted by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different linguistic varietie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peakers' soci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In terms of word order, the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and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dentical to or similar with those in *Putonghua*, are dominant construction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still claim certain vita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utonghua*,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of Xinjiang Chinese show signs of decline in usage. Meanwhil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which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Putonghua* still enjoy certain vitality in all cases of our investigation, and in a few cases they are even the dominant structures. Ways of expression in Xinjiang Chinese tend to co-occur with dialect words, loanwords from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s well as special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indicating that Xinjiang Chines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Choices of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particular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and lexical items display social variations. In a given linguistic variety,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particular syntactic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lexical items are mutually constraining. Consequently, syntactic forms and semantic structures are set in a relatively stable framework, serving to explain some intricate syntactic phenomena which are inexplicable in traditional grammar. Bilingual and bidialectal speakers' transformation of synonymous sentences as well as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variant distributions and diversities in choices may better illustrate the openness of the syntactic system.

[Keywords]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synonymous sentence word order and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penness of syntactic system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